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

Jin Yin Dao

金银岛

[英] 罗·路·史蒂文森 著
路旦俊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
Jin Yin Dao

金银岛

[英] 罗·路·史蒂文森 著
路旦俊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银岛 / (英) 史蒂文森 (Stevenson, R. L.) 著; 路旦俊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 1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

ISBN 7-5008-3423-3

I. 金... II. ①史... ②路...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904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编辑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7.875

印 数: 1—5000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金银岛

少年吉姆意外地得到了一张藏宝图，为了抢夺秘密宝藏，海盗、乡绅、地方治安官之间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作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远涉重洋、冒险寻宝的奇异画面……

● Jin Yin Dao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



责任编辑：刘艳芬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 一 老海盗住进了“本鲍将军”旅店 1
- 二 黑狗的出现与消失 9
- 三 黑 券 17
- 四 水手箱 25
- 五 瞎子的下场 32
- 六 船长的文件 38

第二部 海上的厨子

- 一 我去布里斯托尔 47
- 二 在“望远镜”酒店里 54
- 三 火药和武器 61
- 四 航 程 68
- 五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内容 74
- 六 军事会议 82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历险

- 一 我是怎样开始岸上历险的 90
- 二 第一次打击 96
- 三 岛上的人 103

第四部 木 寨

- 一 大夫的叙述:弃船的经过 111
- 二 大夫继续叙述:小船的最后一次行程 117
- 三 大夫继续叙述:第一天战斗的结束 122
- 四 吉姆·霍金斯继续叙述:木寨里的兵将 128
- 五 希尔弗的使命 135
- 六 进 攻 141

第五部 我在海上的历险

- 一 我是怎样开始海上历险的 149
- 二 潮水急退 156
- 三 小筏子的行程 161
- 四 我降下了海盗旗 167
- 五 伊斯利尔·汉兹 173
- 六 “八个里亚尔” 182

第六部 希尔弗船长

- 一 身在敌营 190
- 二 又见黑券 200
- 三 不要假释 207
- 四 寻宝——福林特的指针 215
- 五 寻宝——林中的声音 223
- 六 首领的倒台 230
- 七 尾声 237

第一部

老海盗

一 老海盗住进了“本鲍^①将军”旅店

乡绅特劳维尼、利维塞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请我把有关宝岛的全部细节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只隐去宝岛的位置，因为那里还有宝藏没有被挖掘出来。于是，我便于一七××年拿起笔来，回到遥远的过去——那时我父亲开了一家名叫“本鲍将军”的小旅店，而那位褐色皮肤、脸上有一道刀疤的老航海家也就在那时住进了我们店里。

他当时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旅店门口的情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我记得他的身后有辆小推车，上面放着他的水手衣箱。他身材高大，结实而笨重，皮肤经风吹日晒成了栗壳色。他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蓝外

① 约翰·本鲍(1653—1702)，英国舰队司令，在与法国历次海战中功勋卓著，公元1702年与法国军舰交战时受重伤，死于牙买加。（以下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注）



套，黑糊糊的辫子垂落在肩膀上。他的双手青筋暴露，布满了伤疤，黑黑的指甲也残缺不全；一侧的脸颊上留有一道灰色的刀疤。我记得他一边打量着旅店外的小海湾，一边独自吹着口哨，然后，他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老掉牙的水手歌谣：

“十五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哟哏哏，一瓶朗姆酒！”

他那苍老的声音尖厉、颤抖，仿佛那声音是按船上的绞盘棒定的音，而且定音时嗓子喊破了。然后，他用随身所带的一根类似绞盘棒的棍子“冬冬冬”地敲门，等我父亲上前去接待他时，他粗声大气地要一杯朗姆酒。酒端到他面前时，他便慢慢地啜着，像行家一样细细地品味着，眼睛却仍然望着旅店周围的悬崖以及我们旅店的招牌。

“这海湾位置不错，”他终于开口说道，“这小旅店算是选对了地方。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回答他说，遗憾的就是客人太少。

“那么，”他说，“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喂，伙计，”他冲着身后推车的人喊道，“把车推过来，再帮我把箱子拿下来，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他接着又对我父亲说，“我这个人不大讲究，只要有朗姆酒、火腿和鸡蛋就行，当然还有那可以看到海上船只的悬崖。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噢，我

明白你的意思了，给……”说着，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到门槛上，“用完了就对我吭一声。”那口气严厉得像个指挥官。

说实在的，尽管他衣衫褴褛、言语粗鄙，他那神情却根本不像一般的水手，倒更像个惯于发号施令、挥手动拳的大副或船长。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船长是前一天早晨乘邮车到“皇家乔治”饭店的，随后便打听沿海一带有哪些旅店。我推测，他大概听人说我们的旅店不错，而且比较僻静，所以就选中这里住了下来。我们对这位客人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情况。

他这个人生性沉默寡言，白天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不是在海湾附近转悠，就是在悬崖上游荡；到了晚上，他便总是坐在客厅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拼命地喝兑了水的朗姆酒。如果有谁和他说话，他多半不吭声，只是猛地抬起头来狠狠地瞪着你，鼻子一哼，响得像船在雾中行驶时的汽笛声。没过多久，我们以及来到店里的人也就不再答理他了。他每天出去散步回来后，总是要问有没有什么水手路过这里。我们起初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行才问这个问题，但我们后来意识到他是想躲开他们。时不时地，店里会住下一个沿海边去布里斯托尔^①的水手，每当这时，船长便会隔着门帘将那个水手看清楚后才走进客厅；而且，只要店里住了别的水手，他便会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至少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我多少也分担了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答应在每

① 布里斯托尔，英国西海岸一城市。



个月的头一天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只要我“时刻留神一个独腿水手”，一看到这个人就告诉他。每当月初到来时，我便会向他要报酬，而他十有八九会冲着我把鼻子一哼，然后拿眼睛瞪得我不敢再看他；但不一星期，他准又会改变主意，把那四便士银币给我，重新叮嘱我，要我留神那个“独腿水手”。

大家不用我说也能想象到，这个“独腿水手”是如何在梦里折磨我的。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吹得房子的四角摇晃不已，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便会看到他以千百种形态、千百种狰狞的表情出现在我的梦中，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在大腿根处被截断。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怪物，身上只长了一条腿，而且长在身体的中央。我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便是看到他跳过树篱和水沟在追赶我。总之，我为这每月四便士的报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断地受到这些噩梦的折磨。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独腿水手就毛骨悚然，我却不像其他认识船长的人那样害怕他。许多个夜晚，他喝进肚的兑了水的朗姆酒超过了他脑袋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时，他便会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唱他那首老掉牙的破歌；有时他也会请大家都喝上一杯，并强迫那些被他吓得瑟瑟发抖的客人听他讲故事或跟着他一起唱那首歌。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哟哟，一瓶朗姆酒”，声音大得连房子都震动起来了；人人都尽量唱得比别人声音大，惟恐被他斥责。他一旦发起酒

疯来可谓是最世界上最蛮不讲理的家伙，他会用手猛拍桌子，让大家安静；他会猛然对别人问的一个问题大发雷霆；他有时还会因没有人问问题而认为大家没有在听他讲故事，结果同样大发雷霆。他甚至不允许别人在他喝得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觉前走出店门。

最让大家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净是些绞刑、走独木板^①、海上的风暴、干托图加群岛、加勒比海一带的不毛之地以及在那里干下的野蛮行径。照他的话来分析，他肯定与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一起在海面上过了一辈子。不用说他所描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光听他讲那些故事时所用的语言，就使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万分震惊了。我父亲总说我们的旅店算是毁了，因为顾客很快就不会再来光顾这种店了——谁愿意来这里被人发号施令、晚上再被吓得哆哆嗦嗦地上床呢——但我却认为他住在这儿对我们有好处。人们起初的确被他讲的那些故事吓坏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非常喜欢，因为这给平静的乡村生活带来了一份刺激。有群年轻人甚至假装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称他“货真价实的老船长”、“真正的老水手”，还说英国之所以在海上称王称霸靠的就是这种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在毁我们的旅店，因

^① 海盗残害俘虏的一个方法，将人蒙上眼睛，让他沿着伸到船舷外的木板行走，最后掉进海中淹死。



为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住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他最初付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可我父亲总是鼓不起勇气来向他开口要钱。只要我父亲向他提起这事，船长便会用力猛哼一声，听上去简直像咆哮，同时用眼睛瞪着我那可怜的父亲，吓得他赶紧从房间里退出去。我曾见过我父亲碰了钉子后绞着双手的样子，而且我可以肯定，整天生活在这种烦躁与恐惧中，肯定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船长住在我们店里的那些日子里，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他的衣着从来没有任何变化。帽子的一个角耷拉下来，风刮来时极不舒服，但他从来不去管它。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尊容，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左补右补，结果上面补丁擦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他从不给人写信，也从未接到过任何人的来信；除了喝醉酒时和左右邻居说说话外，他从不与人啰唆。至于那只大水手箱，我们谁也没有见他打开过。

他只有一次被人顶撞过。那是他住在我们店里最后的日子，当时我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病入膏肓。一天傍晚，利维塞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留下来吃了我母亲做的饭菜，然后走进客厅，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等他的马车过来，因为“本鲍将军”老店没有马厩。我跟着大夫进了客厅，注意到大夫和里面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特别是和我们那位稻草人似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利维塞大夫衣冠楚楚，举止大方，头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炯炯

有神，而我们那位船长污秽不堪，身体臃肿，正被朗姆酒灌得醉眼朦胧地趴在桌上。忽然，他——也就是船长——扯开嗓子又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十五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管他魔鬼有什么花招，喝呀——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我起初以为他歌中唱的“死人箱子”和他楼上房间里那只大箱子一模一样，结果这念头在我的噩梦中便和那独腿水手搅到了一起。不过，大家对他这首歌早已习以为常，那天晚上的客人中，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是头一次听到。我注意到这首歌使他颇为反感，因为他抬头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和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与此同时，船长渐渐地唱到了兴头上，终于猛地一巴掌拍响了桌子。他那意思我们当然都明白，是要我们保持安静。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还像刚才那样继续说着话，声音清晰，语气和蔼，每吐几个词就飞快地抽口烟。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目光变得更加凶狠，最后终于恶狠狠地迸出了一句脏话：“那边的人住嘴，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先生？”大夫问。

那恶棍又骂了一声，说是的。



“我只想对你说一点，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喝着朗姆酒，这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流氓！”

这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从桌旁跳起来，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打开来搁在手掌上，左右掂量着，威胁说要用这把刀将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动都懒得动一下，还是像刚才那样侧面对着船长，继续用刚才那种平静而坚定的语调对他说话，只是声音提高了一点，好让大家都能听到：

“如果你不马上将刀子放进口袋里，我可以用名誉担保，下次巡回法庭审判时一定送你上绞刑架。”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刀子，像条挨了打的狗一样嘟嘟哝哝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听着，先生，”大夫接着说道，“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管辖区里有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你尽管放心，我会日夜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这儿的治安官。只要我听到半句抱怨你的话，只要有像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会立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你逮住，赶出这里。我就说这么多。”

不一会儿，利维塞大夫的马到了店门口，他便骑上马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有惹是生非，而且此后很多个晚上都很安静。

二 黑狗的出现与消失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便发生了一连串神秘事件中的第一桩,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船长。不过,正如大家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事就此了结,大家看下去自然会明白。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严霜一天比一天重,狂风一天比一天强。冬天刚开始,我们就明显地看出,我那可怜的父亲怕是熬不到春天了。他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店里所有的活全落到了我母亲和我的身上,把我们忙得团团转,根本没什么工夫去注意我们那位讨厌的客人。

一月某个天寒地冻的早晨,天色尚耳,厚厚的白霜将小海湾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世界,微波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太阳刚刚爬上山顶,将阳光洒向远方的大海。船长这天比往常起得早,已经出发去了海滩。只见他的水手弯刀在那件蓝色旧外套肥大的下摆旁晃荡着。望远镜夹在他的胳膊下,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我记得他一路大步走去时,他呼出的空气像烟雾一样悬在空中跟着他;当他转到那块大岩石后面时,我终于听到他发出的响亮的呼哧声,仿佛他还在对利维塞大夫耿耿于怀。

怎么说呢?我母亲当时正在楼上照顾我父亲,我在楼下摆桌子,因为船长一会儿就要回来用早餐。忽然,客厅的门